习近平的文化情怀

『这本书入藏国图，成就了文明交流的佳话』

新华社记者周玮、王秋韵

牛皮封面、飘口烫金、染纹纸环衬、书口刷红……这是一本富有法国启蒙时期书籍装帧特征的珍贵典籍，但其记载的内容，却是2000多年前中国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

翻开这本书的棕色封面，扉页上有淡淡的字迹，作者弗朗索瓦·贝尼耶在开篇的“致读者”一文中写道，该书是“作为阅读孔子的钥匙和入门”。

这部法文版《论语导读》是一份国礼。

2019年3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法国尼斯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

马克龙先邀请习近平来到会客厅。“这是法国的一位汉学家帮我们找到的。”他小心翼翼地拿起桌上一本书，脸上透着自豪，“这本书是1688年出版的，是首部《论语导读》法文版原著。”

“伏尔泰、孟德斯鸠都深受孔子思想的影响。”听了马克龙总统介绍，习近平主席说：“这个礼物很珍贵，我要把它带回去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这份国礼的选择是法国国立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提议的。吉美博物馆图书室主任克里斯蒂娜·克拉姆罗蒂说，以此为国礼巧妙而细腻地展示了两国历史悠久的友好关系。

随后，这本珍贵的典籍不远万里来到了它思想的故乡。中国国家图书馆举办了典藏仪式，续写元首外交引领文化交流的佳话——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论语》早在17世纪就已传入欧洲。不少学者将孔子和苏格拉底相提并论。

“《论语》丰富的思想内涵及其所代表的东方文明的世界观和哲学体系，让更多欧洲学者看到了中华文明的伟大之处。”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熊远明说，“总书记当场决定将这本书入藏国图，成就了文明交流的佳话。”

作为入藏的第一部完整的欧洲启蒙时期的外文著作写本，国图为《论语导读》“量体裁衣”，定制了无酸保存盒，存放在恒温恒湿的善本库房内。

除了《论语导读》，国图目前还有《论语》的24个文种、大约260部译本，构成了《论语》对外传播的版本谱系。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份珍贵的写本，国图特意为其举办专题展览，同时展出《论语》在日本和朝鲜的刻本，以及17世纪至19世纪的法文、意大利文、德文和英文译本，反映出儒家经典当时在世界范围的传播情况。

“一部《论语》，藏着中国人的精神根脉”“儒家经典，是世界读懂中国文明的密码”……观众留言中满是自信与自豪。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山东曲阜孔府和孔子研究院考察。拿起桌上摆放的《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两本书，总书记一边翻阅一边说：“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

在总书记心目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总书记珍视《论语导读》的故事，是守护文明薪火、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示范，映照中华文脉在兼容并蓄中赓续传承、弘扬光大。”熊远明说。

（参与采写：唐霁） 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故纸堆里捧出“金娃娃”

古籍典藏温“故”知“新”的故事

新华社记者刘亢、蒋芳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

历经13年辛苦编撰，《江苏历代方志全书》近日在南京首发。这一全国体量最大的省域旧志整理工程，是我国对古籍保护利用重视程度不断提升的缩影。

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古籍典藏的保护修复和综合利用，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今年以来，“加强文物古籍保护利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还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新华社记者近期在多地调研，探寻古籍保护利用在新时代如何温“故”知“新”。

让沉寂的典籍“动”起来

走进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阅览室，香樟木的味道让人宁心静气。打开书柜，一册册线装书籍排列整齐。

如今，借助数字化技术，随时随地查阅古籍早已不是难事。2016年9月，“中华古籍资源库”开通运行，累计发布古籍及特藏数字资源10万部（件），查阅近乎“零门槛”。

2021年以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发了中文古籍光学字符识别（OCR）系统，点校整理古籍的效率大幅提高。

“从卷帙浩繁的古籍中找资料耗时耗力，最大程度发挥文献价值，数字化工作还要加快。”陕师大图书馆馆长沙武田教授说。

技术赋能，珍贵的不可再生文物不仅可以永驻云端，甚至可以“七十二变”。

一幅横向流动的《千里江山图》上，标注了“涑水”“濂溪”“玉山”等地名，数百个衣袂飘飘的儒生正在“赶路”。他们从一地挪到另一地的轨迹，代表其求学历程和所属学派。这是北京大学可视化与可视计算实验室学生马源等向首届“北京大学数字人文作品展”提交的展品——用JavaScript完成的H5习作，取名为“宋元学案传承可视化系统”。

“如果不是专业研究，几乎没人会有兴趣翻阅《宋元学案》这样的大部头。我们想通过类游戏界面，吸引年轻人了解古籍。”马源说。

▲5月17日，在安徽博物院文物科技保护中心纸质文物修复室，工作人员对古籍文物进行补全。 新华社记者周牧摄

技术赋能，古籍不仅能像游戏一样动起来，更能让研究者如虎添翼。

打开浙江大学“智慧古籍平台”，点击文中的陌生地名，地理定位立即跳出；点击年号、干支等传统纪年，对应的现代公历日期立即换算；遇到古代官职、典故及疑难词语，后台工具书随即关联、显示。

“智能技术支持下的古典文献研究，是未来古籍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有助于培养跨学科人才，推动学术成果转化为大众共享的文化资源。”浙江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徐永明教授介绍说。

让冷门绝学“热”出圈

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的热播，带火了南京图书馆的沈燮元老先生——一位99岁高龄，仍然每天要工作八九个小时的古籍版本目录学家。面对突如其来的“人气”，老先生一时还颇难适应。

沈燮元曾是《中国古籍善本目录》的子部主编，也是慧眼如炬的版本鉴定专家。在南图几十年，沈燮元采购数千种古籍善本，“镇馆之宝”十大珍品古籍中有两部都是他买回的。

如今，这位九旬老翁，仍在争分夺秒。不久前，沈燮元完成了八十多万字的《士礼居题跋》，这本书囊括了他从世界各地搜集到的800多个书影，以及新发现的数十则“黄跋”。接下来，他还要整理黄丕烈诗文集和年谱。

近年来，许多古籍研究者的事迹“火”起来。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李德静抢救翻译并整理东巴古籍；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修复专家杜伟生等人修复《永乐大典》；浙江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涌泉将分散于世界各地的敦煌碎片残卷进行拼接、缀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在抖音、B站等社交平台，围绕这些古籍展开二次创作，让冷门题材有了“破圈”的热度。

作为沈燮元的后辈，南图的年轻人也在创新。从2020年暑假起，该馆历史文献部馆员韩超、史星宇，把清代《随园食单》里的文字“翻译”成一道道活色生香的菜肴，梨炒鸡、猪里肉、蒋侍郎豆腐等等，吸引人们在线“催更”。

“吃货眼中的古籍别有魅力。”史星宇说，例如，南宋时期以菜蔬食谱为主的《山家清供》，适宜当下的轻食爱好者；清代《食宪鸿秘》中的食谱侧重养生，适合当下爱泡枸杞的“养生咖”。

古籍经典正引发新的关注，激荡着更多青年的灵感。

让千年古籍“典”亮未来

今年4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办的“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上线，其中“高迁数字记忆”项目受到关注。

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高迁村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历代书香传承。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冯惠玲教授研究团队挖掘散落的家谱和地方志，编纂了10个具有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故事，围绕传统村落文化精神采集多媒体，构建了一个古村落文化的数字化全景。

“从平面阅读到数字空间阅读，传统文献学也要进行数字转型，借助各种媒介增强人们对文化的理解和感知。”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教研室主任梁继红说。

面向未来，千年典藏承担新使命，面临新课题。

——培养更多跨界人才。

医学著作《本草纲目》至今仍是中医案头必备，百科全书《天工开物》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中国古籍拥有庞大且复杂的知识体系，有丰富治理经验，也包含中药、养生、服饰、饮食等生活智慧。

“古籍研究、保护缺人才，更缺跨界人才。”北京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学生杜怡然等人建议，加快整合相关学科资源，打破研究壁垒，培养古籍事业的综合性人才。

——进一步打破资源封闭。

过去，不同典藏机构“井水不犯河水”。如今，古籍数字化、公共化不仅惠及社会，更能促进传承。

徐永明希望“智慧古籍平台”能改变古籍整理个体作业的范式，让世界各地的专业人士在线合作。“《全明诗》《全明文》这样浩大的工程，按传统模式，我们这一代人很难看到它完成，利用众包技术才有希望。”

——更大范围共享。

近年来，一批散落海外的中国古籍实现数字化回归。例如四川大学、中国国家图书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机构合作开展“汉典重光”项目，首批即完成20万页古籍的数字化、公共化工作。

“不仅整理国故，而且古为今用，要让更多中国古籍走进大众视野，促进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互鉴。”陕西省古籍整理出版专家委员会主任周天游说。

（参与记者：魏梦佳、冯源、蔡馨逸）

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数字科技让文物“活”起来，“云游”博物馆更方便

中国聚焦

“突破线下游览的限制，走进原状陈列的‘全景展厅’，仿佛一脚踏入了明清宫廷的生活场景。”36岁的北京市民丁玲在居家隔离期间，在故宫博物院微信公号上，遍览太和殿、寿康宫等原状陈列展厅，还跟随地图导览，细细品味了“何以中国”等展览的“线上全景展厅”。

让丁玲更加欣喜的是，故宫馆藏的186万余件文物，被收录入“故宫博物院藏品总目”，实时检索这些文物的名称，就可以反复查看它们的图片。而在“数字多宝阁”，展示了大量“三维文物”，每一件都可以在手中翻转，甚至拆解开来。数百幅名画的画卷，在指尖滑动下可以放大、缩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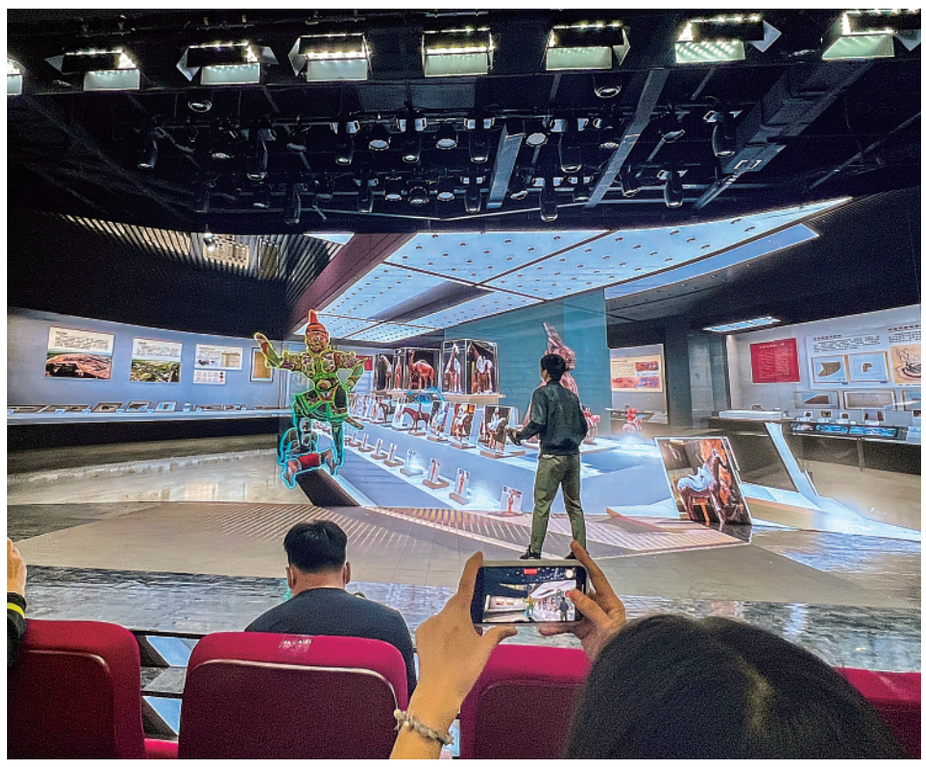
故宫游是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不少中国博物馆的一个缩影。从熙熙攘攘的团队游，到自由随心的个人游，再到打破时空界限的线上游，数字化技术让更多文物藏品、文化遗产得到活化利用。

国际博物馆协会2020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受疫情影响，全球博物馆大面积关门停业，线上的数字体验成为人们与文物互动的重要方式。博物馆不断拓展数字体验、丰富数字内容，同时也开始重新思考数字科技对于博物馆的意义。

中国“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开放和数字化发展，发展线上数字化体验产品，发展沉浸式体验、虚拟展厅、高清直播等新型文旅服务。

随着中国各地博物馆数字化建设的不断深入，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了起来，受到普遍欢迎和点赞。

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多个城市充分动员各家博物馆，通过短视频、直播、数字展览等形式，缩短文物与公众距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新疆博物馆工作人员展示数字化交互系统如何“陈列布展”（5月16日摄）。 新华社记者周晔摄

北京汽车博物馆展览展示部部长高艳介绍，自今年5月2日闭馆以后，博物馆策划了一系列线上活动。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当天，该博物馆开展线上直播活动，采用VR技术，观众可看到藏品车的内部构造；增加体验环节，让观众跟随主播体验汽车风洞试验，学习科普知识；邀请藏品修复人员为观众讲述车辆类藏品修复过程及背后的故事，传承工匠精神；开展情景式的科学展示实验，普及汽车中所应用的物理、化学知识。

中国园林博物馆是一座建立在钢渣废弃地上的博物馆，“园中有馆、馆中有园”的空间布局，强调着博物馆、自然环境与城市环境的融合，凝聚着中国园林优秀的传统文化。

中国园林博物馆副馆长刘明星介绍，自2020年疫情以来，园林博物馆的讲解员就纷纷转型为科普老师，录制短视频进行线上分享。园林博物馆还开发了数字博物馆，在手机上点开“云园林”链接，选择“云游”模式，就能够听取园内景点的语音导览，足不出户在美景中徜徉。

位于湖北省武汉市的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对遗址全貌、基本陈列、临时展览进行全景复原。盘龙城遗址博物院院长万琳说，网上数字博物馆突破了实体博物馆的限制，丰富了藏品展陈方式、扩展了展陈内容，以最大限度还原展厅风貌，为观众提供全视角、沉浸式体验。

近年来，一些博物馆开设的无接触、数字化的体验项目受到游客青睐。位于四川成都的金沙遗址博物馆遗迹馆，名为“考古时空门”的数字体验项目自去年投入使用以来，就受到游客欢迎。据介绍，该项目2021年全年共接待观众108万。

金沙祭祀区的古河道虽早已干涸，但在“考古时空门”中，游客可以在一面从墙面蔓延到脚下的宽阔屏幕前漫游祭祀区，感受三千年古摸底河的潺潺流水，领略三千年前古蜀人滨河祭祀的恢宏场景，加深对考古以及祭祀文化的认知。

数字展览可复制、易复制的特点为博物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提供可能。“‘考古时空门’项目在商圈、街巷、校园等都得到应用，在宽窄巷子现场搭建起的沉浸式多媒体‘盒子’——金沙考古时空之门，吸引不少市民进入参观，感受金沙考古现场的魅力。”金沙遗址博物馆副馆长姚菲说。

“我们向二三线城市的图书馆、文化馆提供数字展览资源，当地中小学根据这些数字资源又绘制展板，供学生们学习，增强了数字展览的覆盖面和传播力。”高艳说。

始凿于北朝东魏时期的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留下了洞窟25个、造像500余尊。

通过数字化还原，在天龙山石窟博物馆的展厅里，前来参观的游客看到的造像不再是残缺或遗失的缺憾，而是修复“合体”成功后的完满之美。数字技术让博物馆、文化遗址中的文物历经岁月的洗礼，历久弥新。

（记者罗鑫、喻珮、童芳、王学涛）

新华社北京电

我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增至18项数量居世界首位

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记者于文静）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通过线上方式完成考察，正式认定我国3个传统农业系统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分别是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和河北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

记者24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增至18项，数量居世界首位。

据了解，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位于福建省东南部。宋元时期，安溪茶叶经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如今已经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符号。该系统同时还具备显著的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小气候等生态功能。

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是我国入选的首个游牧农业遗产地，也是全球可持续牧业和脆弱牧场管理的典范。早在新石器时代，该地区就有早期居民狩猎和游牧生活。该系统拥有森林、草原、湿地、河流等多样的生态景观。当地牧民现今仍是传统游牧生活，通过不断转场放牧，植被受到保护，水资源得以合理利用，畜牧产品稳定供应和多样化的食物来源得到保障。

河北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始建于元代，总面积21万亩，石堰长度近万里，是旱作农耕文化的典型代表。数百年来，该系统不仅保留了丰富的传统作物品种和环境友好的耕作技术，确保了山区恶劣条件下的农业生产发展，还创造了山地梯田景观，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